

BUILD

A

NEW
LONDON

新伦敦

特邀策划 韦祎 特邀撰稿 黄梅 人物摄影 Du Huaiyi 摄影助理 张舟 文字助理 千千

我们相信一个城市的艺术文化活力绝不仅仅来自对中心的强调，更多的是来自前沿和边界的多元探索。在春寒料峭中三位生活在伦敦的艺术工作者带着我们在这座庞大且复杂的城市中漫游，分享他们各自以不同角色在伦敦展开的艺术工作，对这个城市的情感和批判。

从他们每一个人的描述中，我们都能看见一个新的伦敦。而这正是伦敦的魅力，它太庞杂太多了，你永远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进入一个新的伦敦。佩希里·卡途 (Persilia Caton) 为我们介绍非营利艺术机构艺术天使 (Artangel) 极具实验性和公益性的项目，体现出伦敦的先锋气质和人文关怀；凯特·赫勒 (Katie Heller) 带我们走进耗资上亿英镑的顶级绅士俱乐部可可之家 (The House of Koko)，艺术在其中是伦敦老钱新贵们的生活方式；迈克尔·频斯基 (Michael Pinsky) 为我们介绍他的参与性艺术项目，艺术作为一个城市的公共语言，也体现出伦敦的世界性。

你加入艺术天使工作了多久？

P：我从 2022 年 9 月开始加入艺术天使。艺术天使这个机构存在已经超过 30 年，我知道这里有着伟大的历史。我总感觉自己像是艺术天使的粉丝，这种感觉就像是“哇，我真的在和他们一起工作！”，收藏策展人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角色。

艺术天使有一个收藏是任何英国的机构或组织都可以免费借用，我们也会帮助对方借用作品，协助解决物流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资源基金，如果他们需要购买展览需要的投影仪等设备或者邀请艺术家，他们就可以申请这个基金作为资助。

这个收藏是如何建立的？

P：作为委托的一部分，艺术家会向我们捐赠一个版本，这就成为我们收藏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借出这些艺术品，然后分享它们。这扩展了艺术天使项目的影响范围，也扩展了艺术家和作品的展示周期和观众的覆盖范围，以及地理上的覆盖范围。这是双赢，一切都是为了分享艺术。像艺术天使这样的机构既帮助其他艺术机构和组织，又帮助艺术家发展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支持等等。这不像收藏家收集艺术品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的资产，艺术天使不是这样做的。这种慷慨的分享精神，分享技能和艺术作品，扩大影响范围，以及建立伙伴关系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希望发展的方向是不再只是以伦敦为中心，而是如何与英国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的伙伴合作，同时分享它们。

你们的资金支持来自哪里？是国家公立基金还是私人基金会？

P：艺术天使作为一个国家投资组织，我们的许多资金来自艺术委员会，但显然艺术委员会也面临着削减预算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增加资金来源，包括天使公司、守护天使等项目会得到不同数量的资金。我们每年会聚在一起，听取即将发生的项目的介绍，然后会集体投票选择一个即将支持的项目。然后会汇集捐款和支持，投入到那个项目中。

如果在艺术天使所做的项目中选出一个你个人最喜欢的，会是哪个项目？为什么？

P：应该是《导演们》(The directors) 这个项目，让我们从这五部电影开始讲起。这些电影是由艺术家马库斯·科茨 (Marcus Coates) 与五位患有广泛性精神疾病的人士合作制作。他与他们合作了许多年，与不同的医疗从业者一起探索精神疾病，利用自己的实践来增加同理心并减少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收藏中最大的礼物，因为它不仅意义深远，而且对我们机构也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持续在画廊和艺术空间展示它，也在与大学紧密联系让它可以被纳入课程中，现在国王大学正在将其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使用，一年级医学生会观看这些电影。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也在将它们作为培训工具使用。像心理健康这样的话题目前是非常紧迫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项目将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但已经开始看到它在产生影响了。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你对伦敦的看法是如何的？

P：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在加拿大西海岸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长大，那里人口只有 900 人，但现在我住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我经常思考为什么伦敦是我想要居住的城市，为什么我如此热爱它。我认为在伦敦兼具小村庄和大城市的特质。在我居住的地方，我感觉自己非常融入社区。我们有可爱的邻居，我们会互相帮助照看孩子。我可以乘坐火车，在半小时内到达乡村，在河里游泳。伦敦也是一个非常绿色的城市，和大自然的接触令人惊叹。同时我们又靠近皮卡迪利线，在半小时内我就可以到达牛津街。或者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到达一个画廊。所以我可以完全匿名，独自去电影院，去看展览，或者坐在酒吧里看书。伦敦是一座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城市，为自己而活。但你也可以接触到自然。对于我的心理健康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能做一些新事情。我永远不会看遍整个伦敦。我永远可以去看一个我从未去过的画廊、公园、酒吧、餐厅、剧院或者电影院。在伦敦总是有新事物可以去做。我永远不会感到无聊，因为它是如此多样化。但我不必去做所有这些事情，即使我不去做，这个事实对我来说也是令人安心的、特别和美妙的。伦敦是一个由村庄组成的城市，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小村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在这里的生活成本危机是可怕的，它正在把很多人逼出这座城市。我知道我天生就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我会在伦敦谋生并生存下去。

艺术天使 (Artangel) 是在欧洲艺术界备受认可的一家伦敦当代艺术机构，它以委托艺术家创作参与性与表演艺术项目为主。艺术天使并没有实体的艺术空间，而是以在伦敦城市中租用和使用各种废弃和闲置的空间举办展览而闻名。机构的官方介绍很好地囊括了它的当代艺术涉猎与项目范围：“艺术天使一直走在他人畏俱涉足的领域。我们与那些挑战界限、将非凡想法具象化的艺术家合作。我们制作的艺术大胆地回应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它通常与你以前经历的任何事物都不同。我们接管了一个空荡荡的监狱，揭露了一个地下歌剧院，用固态空气制作雕塑，委托制作了一根高达一英里的光柱，以及一部持续一千年的音乐作品。我们庆祝当今的艺术家，并识别未来的艺术家。开发大胆的新作品，揭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同面貌。”



佩希里·卡途
艺术天使 (Artangel) 收藏策展人

本页
迈克尔·频斯基 (Michael Pinsky)
《城市会说话》(City Speaks)
2017 年 Courtesy the artist

佩希里·卡途 (Persilia Caton)
对话中简称 P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K：我是凯蒂·赫勒，我创立了赫勒艺术公司，是一名艺术顾问和策展人。目前我最大的客户是可可之家，我作为艺术总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这期间我与可可之家的创始人奥利·本·戈夫一起建立了一个艺术收藏，收藏了 300 多件艺术作品，你可以在整个建筑空间中看到这些作品。我们每年与 Frieze 合作举办 Frieze 音乐节；去年与宝马合作委托一位艺术家在 Frieze 艺术周期间创作了一件作品；委托项目中最近一位名叫萨拉·萨迪克的法国艺术家创作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就安置在剧院可以俯瞰卡姆登的露台上。你也可以看到剧院每晚都有演出，自 1900 年以来一直如此。私人空间的这一部分已经开放了三年。

你们的合作对象包括哪些艺术家和机构？

K：我们收藏的当代艺术家非常多元，其中也包括一些非常知名和成熟的艺术家，比如我们收藏了一位在卡姆登居住了 50 年的艺术家弗兰克·奥尔巴赫的作品，这件作品本身价值约 200 万英镑。我们还有弗兰克·奥尔巴赫、基思·泰森的作品。还有雷切尔·怀特里德，她的工作室就在卡姆登附近，她也是第一位赢得特纳奖的女性。

我们会在剧院里展示影像和数字艺术，我们将与 Vortex 合作展览，也将在这里其中的一个空间举办私人观展活动。

我们还与皇家艺术学院合作进行了一个驻地项目，邀请两名硕士毕业生并为他们提供空间让他们将其转变为工作室。与当地的哈夫斯托克学校合作的一个项目让艺术专业的毕业生与该校的 A-level 艺术学生一起工作，帮助他们进行一些表演艺术创作，协助他们制作服装。上周我们在这里举办了这个项目的展示活动。

英国会员俱乐部一般都会开设艺术部门吗？

K：许多会员俱乐部现在确实都有自己的艺术收藏。这个概念最初来自法国的一家名为柯伦多尔酒店的地方。一些后来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在他们还不那么出名的时候，会在那里用艺术品交换食物。这就是 Soho House 的模式。事实上，我们现在也在这里采用相同的方式。比如，艺术家会给我们一件作品，我们则提供进入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这样，他们就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 Crowndale Road, Camden, London



凯特·赫勒
可可之家 (The House of Koko) 艺术总监

你们的商业模式是怎样建立的呢？

K：这种模式是建立社区，而且也是一种投资。这是俱乐部对艺术家的投资，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收藏，这些收藏的价值只会随时间增长。比如，我们三年前购买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它们的价值已经翻了四倍。所以，与其仅仅购买一些廉价作品来装饰空间，不如真正建立一个收藏并投资年轻艺术家。我们会对他们说，我们很希望你成为我们收藏的一部分，你有兴趣成为会员吗？我们与艺术家们保持着非常有趣的关系。每个月我们会邀请收藏中的一位艺术家来这里举办一次名为“艺术家餐桌”的活动，会员们被邀请来与艺术家见面并沟通交流。

你此前有在国立或者公共机构工作的经历吗？

K：去年我策划了一个名为《往昔时光》(Once Upon A Time) 的大型展览，主题是民间传说、神话和童话，或是在这一领域内创作的艺术家。展览共有 42 位艺术家参与，地点是在奇尔顿街的一个临时展览空间。不过，我认为我不会再举办一个包含 42 位艺术家的展览了（笑）。我还在为一些机构策划艺术收藏和咨询项目。

你此前有在国立或者公共机构工作的经历吗？

K：我的兴趣和对艺术的热爱源自我的母亲，她是一名画框师。她经常带我去跳蚤市场，购买画作，然后重新装框后出售。后来我上了大学，在布里斯托大学学习艺术史。但当我毕业时，除了不想去佳士得或苏富比那样的机构工作，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的职业选择，所以我转向了音乐行业工作了大约七年。后来我帮助一个朋友在波多贝罗路开设一家画廊“缪斯 269”，我又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再后来我开始为不同的会员俱乐部工作，帮助他们设立艺术项目和建立收藏，如果我们在特定国家的城市开设俱乐部，我会研究并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所以有很多研究工作，然后是收购作品，并决定如何展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你对伦敦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K：我非常喜欢这里，总是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相当快节奏，非常国际化，可以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如果你住在北伦敦，可能会变得有点懒，不太愿意乘坐地铁去见南伦敦的朋友。伦敦人通常会在自己的小区域里安定下来，有时候北伦敦的人可能也不太喜欢西伦敦。我的丈夫就说他讨厌西伦敦。这好像是区域之间的一种势力。东伦敦非常时尚，而南边像佩卡姆那一带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的生活成本非常高，艺术家们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伦敦的问题在于，正是艺术家们让这个城市变得酷和有趣。然而，随后他们自己却负担不起这里的生活。因此，人们想要买进这些酷炫的地区，想要住在诺丁山，因为那里很酷。但随之而来的是当所有人都涌入，房价上涨，艺术家们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剩下的就是那些富有但不那么酷的人。因此，艺术家们越走越远，许多人搬到了像 Margate 或 Hastings 这样的地方。伦敦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比如高街上充斥着昂贵的连锁店。

在一座超过 122 年历史的古老歌剧院中，隐藏着复合式的艺术文化空间可可之家 (The House of Koko)。作为严格实行会员制的伦敦顶级私人俱乐部 (Private Member's Club)，四层复古阁楼的空间内部由许多不同设计风格、不同光线氛围和不同艺术感受的空间组成，涵盖了表演、音乐、影像、摄影、绘画等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为会员们提供了一系列沉浸式艺术文化空间的体验。这也是伦敦老牌资本主义私人俱乐部的传统，不仅仅只是简单把艺术用作悬挂的装饰品，也为会员们提供一系列与艺术家沟通、交流、合作，参与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类的课程和项目。

介绍一下自己？

M：我是迈克尔·频斯基，艺术家。我所做的很多工作都与环境相关，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里，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目前我所创作的作品着眼于供应链，探讨我们如何从线性供应链转向循环经济。我试图将这一理念融入我的实践中，努力创作鼓励人们重复使用物品，而不仅仅是回收物品的作品。并重新思考公共雕塑可以是什么样子，不一定是永久性的作品，而是使用可以创造艺术形式的材料，然后这些材料可以用来制作其他东西。所以我试图考虑我所做的事情的循环性，使其在我思考的方式上更加环保。

你曾在 10 年前在中国做过一个大型的美术馆个展，这十年里你创作了怎样的新作品？

M：我想从我在赫尔完成的一个作品《城市会说话》(City Speaks) (2017) 开始讲起。在那件作品中人们可以站在基座上，这个基座记录他们所说的话，并使用一款软件将其翻译成文本，然后这些文本被广播到一个大约 30 到 40 米高的建筑上，实际上是一个潮汐屏障。这有点像是在码头上展示的跑马灯式文本，但它可以在整个城市周围看到，文本内容就是人们所说的话，完全是实时传输的。这个作品真正探讨了人们如何能够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为城市景观做出个人贡献。所以他们的想法立刻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可以在几英里外看到。我很喜欢做这个作品，因为在赫尔，人们有一种非常浓重的口音。最初使用的这种谷歌软件在翻译他们所说的话时并不是很准确，也许只能准确翻译他们所说的 30% 到 40%。但由于它使用的是机器学习，三四个小时后，它几乎能达到 90% 的准确率。所以它实际上在学习人们的口音。当我在年底回去看这个作品时，我对它的准确性感到惊讶。那是我完成的一个主要作品。

《污染港口》(The Pollution Ports) (2018- 现在) 是我最初在挪威与环境科学家合作完成的一个作品。我们试图探究艺术是否真的能影响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这些环境科学家请我在挪威做一个他们可以深入研究的作品。我们讨论了很多想法，然后逐渐聚焦于污染部分。我在那里建造了五个地理穹顶，里面包含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污染大气，包括北京、伦敦、圣保罗、新德里，以及入口处的挪威。最初我只计划在挪威展示这个作品，但后来我又在伦敦展示了它，然后收到了很多展示请求。从那以后，这个作品就经常巡回展出。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五年。

还有一个相对较新的作品《最后的竞拍》(The Final Bid) (2023)，这个作品主要是为了鼓励人们重复使用而不是回收。我请人们贡献他们家里不再使用的椅子，每个人家里都有多余的家具和椅子。我得到这个想法是因为在伦敦散步时，我总是发现人行道上有椅子，它们常常带有“请带走我”的标签，否则就会被市政府清除。我觉得这有点疯狂。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收集所有这些椅子并重新使用它们。所以我制作了一个通过人们的竞价过程激活的动力雕塑。随着人们对椅子的竞价，椅子在空中升得更高。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作品，如果你不断回到美术馆，这些椅子的整体形状，雕塑形式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慢慢地从地面升到天花板，取决于每把椅子的受欢迎程度。这个作品展示了大约五个月，所有的椅子都卖出去了。这些椅子，即使是非常丑陋的那些，也都卖光了。在展览的最后几个小时，美术馆现场的观众，网上也有人开始疯狂竞价，非常激动人心。之后竞拍成功的人们来取走他们的椅子，也给我发送了这些椅子去向的照片，这就形成了这个作品的长期影响。

你如何看待伦敦？

M：伦敦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吗？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伦敦确实有很多事情发生，但并不容易参与到所有这些活动中。有时候，感觉你需要大量的精力才能不断地外出活动。我是说，一旦你在伦敦外出，一切都还好。但这并不一定让生活变得轻松。我喜欢伦敦作为一个国际重要汇聚点的事实。从伦敦出发，无论是去英国其他地方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相当容易。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确实很欣赏伦敦的互联互通，但我认为因为脱欧，伦敦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1990 年代末或 2000 年初的伦敦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我不认为它现在还是那个地方，我想知道现在是什么地方了？

也许那种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了？

M：确实如此。如果回到十年前，那时我常在法国和卢森堡工作，几乎每周都要乘坐欧洲之星，真的有一种四处移动的感觉。我可以在火车发车前 20 分钟到达圣潘克拉斯车站，然后上火车。但现在做不到了。那种流动性不再存在。整个全球的乐观情绪似乎已经消失了，伦敦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都市，可能会比其他地方受到更大的影响。对于一个 20 岁的英国年轻人来说，现在他们可能会去澳大利亚，而不是留在英国或欧洲。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 Gifford Street, Camden, London



迈克尔·频斯基
艺术家

擅长于创作参与性艺术作品的英国艺术家迈克尔曾有过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 2014 年他在成都 MOCA 举办了他在中国的第一大型个展《合》(Survey)。时隔 10 年，他的职业生涯比起当年更加成功，作品如《污染港口》(Pollution Ports) (2018- 现在) 等均在中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巡展，迈克尔也被英国 TED 邀请进行有关自己艺术创作的演讲分享。